

一边资本疯狂,一边色情暴力泛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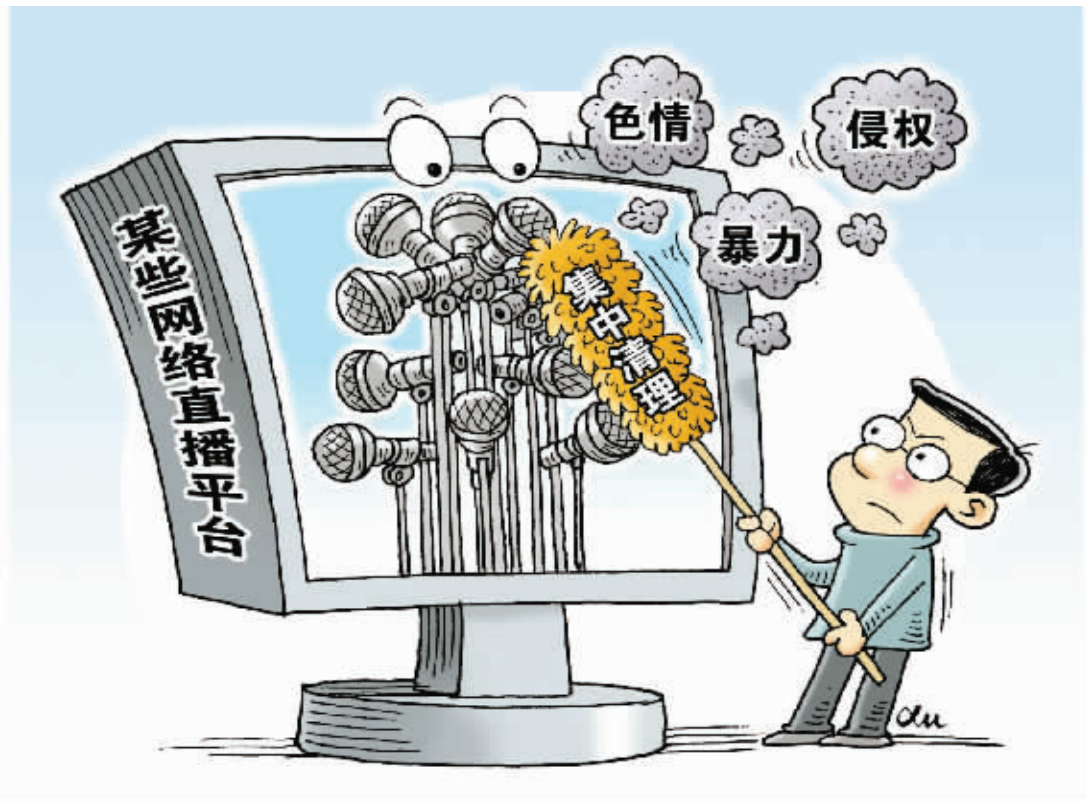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1.6万网络直播表演者被查的背后

“

文化部12日公布了对一批网络表演平台的查处结果,26个网络表演平台被查处,16881名违规网络表演者被处理。

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调查发现,随着网络直播终端从PC端走向移动端,直播开始步入全民时代。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引来资本疯狂,各类直播平台正成为投资“风口”。去年底以来,微吼、映客等不少直播平台获得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融资。与此同时,网络直播中的色情、暴力、侵权等问题也随之凸显。

”



关闭严重违规表演房间4000余间,色情暴力侵权成直播毒瘤

据文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,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广东等6个省(市)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近期对各类网络表演平台进行了检查,并与网络表演平台自查自纠相结合,对网络表演内容进行集中清理。

据文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,本次集中清理,各大网络表演平台共关闭严重违规表演房间4313间,整改违规表演房间15795间。

记者了解到,这次查处的直播平台和表演者中不少涉及淫秽、色

情内容,而这正是目前直播中的主要乱象之一。记者此前在一些知名直播平台上看到,部分“主播”通过肢体和语言进行性挑逗、性暗示。“现在手机几乎成了学生的标配,直播平台里防不胜防的色情信息实在让人担心。”北京一位家长说。

暴力、教唆犯罪等内容也是这次查处的重点。在部分直播平台上,飙车、吃灯泡、嘴咬几十支正在燃烧的香烟等搞怪直播内容不时出现。文化部今年4月份曾明确指出,有直播

平台直播黑帮主题游戏“侠盗猎车手(GTA)5”“如龙0”等,画面血腥,教唆犯罪;直播违规游戏“扎金花”等,宣扬赌博行为,违背社会公序良俗。

据文化部12日发布的查处结果,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、北京六间房科技有限公司等12家经营单位因提供含有宣扬淫秽、暴力、教唆犯罪和危害社会公德等违法违规内容被查处。同时,不少主播和表演者受到查处,共解约严重违规网络表

演者1502人,处理违规网络表演者16881人。

据记者调查,除了色情、暴力等因素外,直播过程中的侵权问题也屡屡被诟病。去年斗鱼未经授权直播了2015年DOTA2亚洲邀请赛,被法院判定需赔偿相关公司经济损失100余万元。此外,一些视频网站将街景、商场购物人群作为直播对象,甚至还有打着“大学美女必经之路”旗号的直播频道。济南市民李洋说,“很多人都介意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,公共场所直播难道没人管吗?”

有“网红”广告报价超10万元,巨大利益驱动“出格”表演

据记者调查,巨大的经济利益,特别是“越黄越暴力越出名,打赏越多”的现象,让一些网络主播不惜直播色情、暴力甚至制造各种闹剧,费尽心思搏出名。

山东一名叫“可可”的女主播,在某直播平台上的粉丝数量已超过百万。粉丝用网络虚拟的鲜花、棒棒糖、钻戒、豪华邮轮等礼物给她打赏,“可可”还通过开通会员、加微信号和网友合照等多种方式获得额外收入。“有的狂热的粉丝会根据表演情况,连续送出每组1314个的礼物,其中一

个礼物0.1元至十余元不等,一组1314个就得上百元至上千元。送521个一组、88个一组的就更多了。”“可可”说。

据了解,不同平台有不同的分成模式,有的平台主播能得到三成,有的则能拿到五成,有的平台还会根据营收不同,设置相应的分成比例。

此外,除了直接打赏分成,主播参加粉丝邀请的各类活动、网店销售商品、直播时推送广告等方式都可获得收入,不少“网红”推一条广告的广告费都超过10万元。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《2016中

国电商红人大数据报告》估计今年红人产业产值接近580亿元,已远超去年全国440亿元的电影总票房。

一些直播平台为增加收入,提高平台知名度、活跃度及流量,纵容各类色情、暴力内容的传播。同时,平台通过分成制度设计也让主播背负流量、排名、引导用户送礼等各种任务,加大了“出格”表演的冲动。

记者了解到,此前某平台主播直播去某高校调戏女生过程,并且还直播到洗浴中心“钓鱼”引诱性交易等内

容,不仅没有被平台禁播,还获得了平台法律顾问等方面的支持。

“在监管不足的情况下,色情、暴力内容无疑是直播平台短时期内提高人气的直接有效手段。”中投顾问文化娱乐产业研究员蔡灵说。

直播平台的快速发展也引来了资本的疯狂,各类直播平台正成为投资“风口”。去年底以来,微吼、映客等不少直播平台获得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融资。今年3月15日,直播平台斗鱼TV获得腾讯、红杉资本等投资机构1亿美元B轮融资。

需破解近千直播同时在线监控难题

文化部2011年出台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》,对网络文化禁止内容进行了规定。近日,文化部又印发《关于加强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》,明确禁止利用人体缺陷或者以展示人体变异等方式招徕用户,或以恐怖、残忍、摧残表演者身心健康等方式,以虐待动物等方式进行网络表演活动。

安徽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王云飞等专家认为,目前直播内容种类繁多,对其是否恐怖、残忍、暴力或是低俗难以清晰界定。一些平台和主播打“擦边球”,有的还故意将服务器放在国外以逃避直接监管,为此,需逐步细化政策,明确各种行为的边界。

一些文化执法人员表示,对于违规网络直播的查处也存在困难。据了解,目前文化部门监管网络直播主要靠随机巡查和群众举报,直播平台需自查自审,对直播内容负责。但部分直播平台管理人员表示,近千个直播同时在线,常常难以无缝监控。

对此,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等专家建议,首先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尽到主体责任,配足内容审核巡查人员、并严密技术监控措施,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追踪认定、及时关停。直播平台还应在醒目位置公示及直播过程中提示举报电话、邮箱等举报渠道,做到人人监督、人人防范,让污秽内容无处藏匿。

主播等表演者对网络直播的内容负有最直接的责任,部分专家认为,应建立完善主播等表演者“黑名单”制度,使其“一处违法,处处受限”,起到有效震慑警示作用。同时,应对网络主播实行身份认证等实名制措施,做到来源可查、责任可究。

据新华社